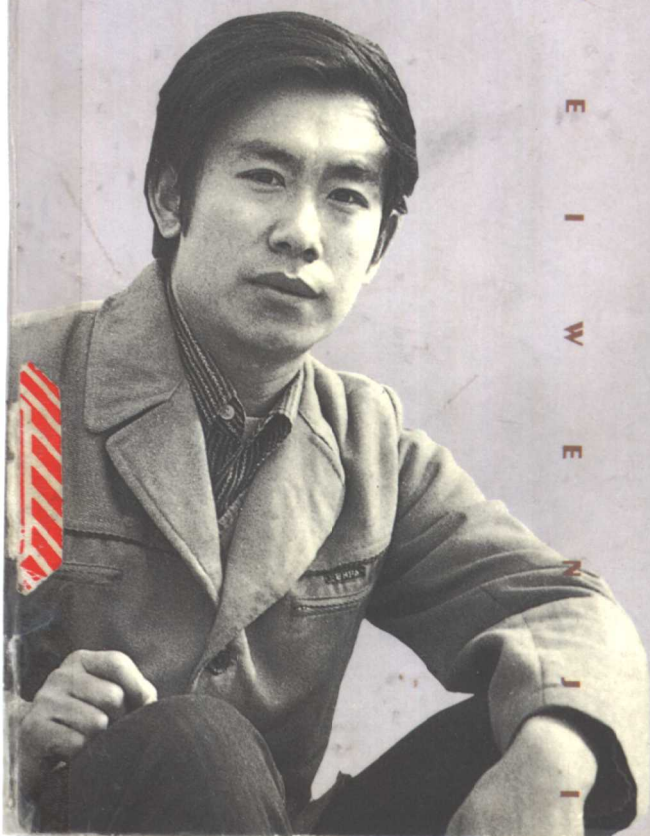


张 文 集

长中篇小说卷一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Z
H
A
N
G
W
E
I
W
E
N



张炜文集

长中篇小说卷一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张 炜 文 集 (1)

长中篇小说卷一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0.375 插页 2 字数 437,000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ISBN7-5321-1560-7/I·1245 定价：25.50元

编 者 的 话

《张炜文集》共收作者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柏慧》、《家族》等 4 部，中篇小说 11 部，短篇小说 31 篇，以及散文、随笔多篇和长诗一部，汇集了作者近 20 年来创作的主要作品。现分 6 卷出版。

第一卷 目 录

长篇小说

古船·····	3
---------	---

中篇小说

葡萄园·····	417
----------	-----

附录

激动和畅想·····	494
心事浩茫·····	506
第二次选择·····	518
你是艺术家,只要你不沉睡·····	520
文学是生命的呼吸·····	553
怀疑与信赖·····	588
期待回答的声音·····	613

长 篇 小 说

古 船

第 一 章

我们的土地上有过许多伟大的城墙。它们差不多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被认为是上上之策。于是在黝黑的泥土上，在贫瘠的山岭上，就有了那么多崇高连绵的东西。每座城下都流过血，滋润出一簇簇青草。庄严的齐国长城西接济水，东临大海，曾把整个山东半岛横切为南北两半。像很多城墙一样，齐长城如今也毁掉了。《括地志》上记：“（齐）长城西北起济州平阴县，缘河历太山北岗上，经济州、淄州，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，东至密州琅琊台入海。”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去寻找古城的踪迹吧，总还能够看到几处遗址。临淄故城就是齐都，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齐献公由薄姑迁入，直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灭齐，历经了六百三十多年。而秦汉时又完全沿用了齐故城，直到魏晋。齐国古城在一千多年的旷远历史中竟然一直不朽。芦清河发源于古阳山。古阳山地带也有一截城垣，是否属于齐长城就很难考了。有人在这一带多次勘查，结果不得而知。后来他们又沿河水北上四

百里，来到中下游一座叫“洼狸”的重镇。那儿最触目的竟然还是一道城墙：整个小镇被一道很宽很矮的土墙围起来。墙基露着三合土，城是方的；拐角处陡然高大起来，并有包砖。砖的颜色已经像铁，最上一层的城垛还很完整。勘查者抚摸着砖石，仰视城垛，久久不愿离去。也就是这次北上，他们发现了一处极为重要的古都遗址：东莱子故城。遗址离洼狸镇很近，那儿有一座高大的“土堆”——仅存的一截夯土城垣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镇上人已经用它烧了几辈子砖窑。砖窑自然马上被废止，并立起一块石碑，上面刻了金字，说明这个土堆是东莱子国的故城墙，属重点保护文物等等。洼狸镇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，但他们却从此知道自己的镇子曾坐落在东莱子国的都城里。事情再明白不过，大家都在“东莱子国”里过生活了。稍微展开一下想象，就依稀可见那在阳光下闪亮的甲冑，听到战马的嘶鸣。不过兴奋之余也多少有些遗憾：似乎古城城墙不该是那个“土堆子”，而活活就该是这镇子的高大城墙。

铁色的砖墙城垛的确也显示了洼狸镇当年的辉煌。芦青河道如今又浅又窄，而过去却是波澜壮阔的。那阶梯形的老河道就记叙了一条大河步步消退的历史。镇子上至今有一个废弃的码头，它隐约证明着桅樯如林的昔日风光。当时这里是来往航船必停的地方，船舶在此养精蓄锐，再开始新的远航。镇上有一处老庙，每年都有盛大的庙会。驶船人漂荡在大海上，也许最爱回想的的就是庙会上熙熙攘攘的场景。老河道边上还有一处处陈旧的建筑，散散地矗在那儿，活像一些破败的古堡。在阴郁的天空下，河水缓缓流去，“古堡”沉默着。一眼望去，这些“古堡”在河岸一溜儿排开，愈来愈小，最远处

的几乎要看不见了。可是河风渐渐会送来一种声音：呜隆、呜隆……越来越响，越清晰，原来就是从那些“古堡”里发出来的。它们原来有声音，有生命。但迎着“古堡”走过去，可以见到它们大多都塌了顶，入口也堵塞了。不过总还有一两个、两三个“活着”，如果走进去，就会让人大吃一惊：一个个巨大的石磨在“古堡”中间不慌不忙地转动，耐心地磨着时光。两头老牛拉着巨磨，在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的路上缓缓行走。牛蹄踏不到的地方，长满了绿苔。一个老人端坐在一旁的方凳上，看着老磨，一会儿起身往磨眼里倒一木勺浸湿的绿豆。这原来是一处处老磨屋。那呜隆呜隆的声音更像远处滚动的雷鸣。河岸上有多少老磨屋，洼狸镇上就有过多少粉丝作坊。这里曾是粉丝最著名的产地，到了本世纪初，河边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粉丝工厂，“白龙”牌粉丝驰名世界。宽宽的河面上船帆不绝，半夜里还有号子声、吱扭吱扭的橹桨声。这其中有很多船是为粉丝工厂运送绿豆和煤炭，运走粉丝的。而如今的河岸上还剩下几个老磨在转动，镇子上就剩下了几个粉丝作坊。令人不解的是那些破败的老磨屋为什么在漫漫的岁月中一直矗立着？它们在暮色里与残破的城墙遥遥相对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，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？

由一道城墙围起的这片不算太大、也不算太小的泥土上，一代代生息繁衍了这么多人口。矮矮的小屋，窄窄的巷子，表明了他们生活得是多么拥挤。但人口再多再乱，只要从家族、从谱系上去看，就会清楚得多。血缘关系的纽带会把一些人执拗地连结在一起。他们的父亲、爷爷、老爷爷、太爷爷，再到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子……图解起来像一串串葡萄。这个镇子主要由三大姓组成：老隋家、老赵家、老李家。老隋家的兴旺是

其他两姓远不能比的。人们认为这与一族人的底气有关。在人们的记忆中，老隋家好像就是从粉丝工业上兴旺起来的，最早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作坊。到隋恒德这一代，老隋家到了最兴盛的时候。他们在河两岸拥有最大的粉丝工厂，并在南方和东北的几个大城市里开了粉庄和钱庄。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隋迎之，一个叫隋不召。兄弟两个先在家里跟一个老先生读书，后来隋迎之又被送到青岛读洋书。隋不召常到码头上闲逛，一直逛到哥哥读书回来。他扬言说总有一天要跟上大船到海上去。开始隋迎之不信，后来终于害怕起来，就告诉了父亲。隋恒德用一片乌木板打了小儿子的掌心，小儿子搓着手，死死盯住父亲。老人最后终于从这眼神上明白过来，知道管教也是枉然，说一声“罢”，也就扔了乌木板。一天深夜刮起了大风，雷声不绝，被惊醒的隋迎之爬起来看了看，弟弟不见了！

隋迎之为弟弟遗憾了多半辈子。父亲过世后，他一个人接过了庞大的家业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他也让孩子们读书，也偶尔使用一下乌木板。这时候渐渐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老隋家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隋迎之的结局很惨。只是在死前那一段，他才忽然羡慕起隋不召来了，但这会儿什么都晚了……隋不召在水上飘荡了半辈子，大哥过世的前几年才回到镇上。他不认得镇子，镇子也不认得他了。他走路晃晃荡荡，把洼狸镇的街道当成船板了吗？喝酒，酒沫子从胡须上流下来，直流到裤腰上。这哪里是老隋家的二少爷，干瘦干瘦，走路时两条小腿不停地交缠，脸色蜡黄，眼珠都是灰的。他一张嘴就胡言乱语，吹得没有边儿，说这些年可见了大世面，驾船到了南洋、西洋，领头的就是郑和叔叔。他叹息着：

“大叔可是个好人哪！”没有人信他的话。他讲海上生生死死的故事，倒有不少年轻人围上听。他说行船得按《海道针经》上来，那是一本航海的古书。年轻人不眨眼地听，他倒哈哈大笑起来，说南海沿那些姑娘好啊……镇上人断定：这个人注定这辈子完了。老隋家也注定完了。

隋不召回来这一年该记入镇史。就是这年春天，有一个巨雷竟然打中了老庙。半夜里庙宇烧起来，全镇人出来救火。大火映亮了整个洼狸镇，有什么在火里像炮弹一样炸着，老人们说那是和尚盛经的坛子烧碎了。古柏像是有血脉有生命的东西，在火焰里尖声大叫。乌鸦随着浓烟飞到空中，悬巨钟的木架子轰隆一声倒塌了。除了燃烧的声音，人们还仿佛听到一种低沉的呜呜，忽高忽低，像是巨钟的余音，又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吹响的牛角号。令人震惊的是火焰就随了这声响忽高忽低。灼热的气浪把围上近前的人烤得大叫，火舌就像红色的指头一样伸出老长，把试图冲上去救火的人一个一个按倒。他们哼哼着，爬起来就再也不敢上前了。老老少少呆若木鸡，鼻涕挂在嘴巴上。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场大火。天放亮时老庙也正好烧完，接着大雨浇下来。雨水冲刷着灰炭，黑色的水流像浓厚的墨汤一样在街上缓缓流动。全镇人都沉默了，鸡狗鹅鸭也缄口不语。天一黑，大家都赶紧上炕睡觉，要说话也只是互相看一眼。十天之后，有一条远道来的船在芦青河搁浅了。全镇人惊慌地跑到岸边：河心里停了一条三桅大船。河水分明是变得浅窄了，波浪微微地拍打着堤岸，像是打着告别的手式。大家帮着拽那条大船了。

后来终于又有了第二条、第三条船搁浅。令人恐惧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：河水越来越窄，最后是进不来船了。人

们眼瞅着一个大码头在慢慢干废。

整个镇子都变得懒洋洋的。隋不召在街上蹓着，一对小灰眼珠流露出深深的悲哀。隋迎之的头发花了，常常叹气。粉丝工业特别赖水，河水浅下去，就不得不停下几个磨屋。最让他忧虑的还有世事的变迁，一颗心像被什么日夜绞拧着。至于这个从大海上归来的兄弟，也愈来愈令他伤心失望。有一次几个女工抬着一箩湿粉丝去晒粉场上，扔下箩筐就慌张地跑回来，说今天无论如何也晒不得粉丝了。隋迎之搞不明白，亲自到场上看了看。原来是隋不召一丝不挂地仰躺在细细的白沙上，舒服地晒着太阳。

隋迎之的大儿子隋抱朴当时已经长得天真可爱，到处跑动，人们见了都说：“老隋家的又一棵旺苗。”隋不召也特别喜欢这个侄子，常常把他扛在肩头上。他们最常去的就是那个干废的码头，望着变窄了的河道讲一些船上的故事。抱朴慢慢长高了，长得挺拔俊逸，隋不召不得不把他从肩上放下来，又去扛小侄子见素。抱朴这时候已经很懂些事情了，父亲悬腕为他书下几个大字：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他希望儿子将其当成座右铭。抱朴恭恭敬敬地收了起来。这一年的春夏秋三个季节无声无息地过去了。冬雪落在闪亮的河冰上，覆盖了河道，覆盖了河岸上那一个个古老的磨屋。雪天里有不少人跑去看老李家的一个和尚打坐。看着老人泛青的头顶，人们不由得就要去回想那座辉煌的庙宇；同时也想起停泊的帆船，欸乃之声不绝于耳。老和尚打坐完毕常常就讲起古来，大多数人却觉得像谶语一样费解。

齐魏争夺中原，洼狸人助孙臧一臂之力，齐威王才一飞冲天，一鸣惊人。秦始皇二十八年先到鲁南邹峄山，再到泰山，

最后来到洼狸，修船固锚，访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神山。孔子四方传礼唯独不来齐东，野人知礼。圣人尚有遗落未知之礼，派颜回、冉有来夷族求礼。他两人在芦青河上钓鱼，学圣人钓而不纲。有一洼狸镇人听墨子讲经十年，出自他手的飞箭能行十里，而且蹇然有声。他磨一面铜镜，可以坐观九州。洼狸镇还出有名的僧、道。李安，字通妙，号长生；刘处玄，字长真，号广宁；皆洼狸人。万历年间飞蝗如云，遮天蔽日，人食草、食树、食人。镇上一高僧静坐入定已经三十八天，后经徒弟用铜铃引醒。高僧直奔城头，手搭凉棚道一声“罪过”，满天蝗虫收入袍袖，又被他抖入河底。长毛造反，四村八乡的百姓跑到洼狸城下，危急时城门大开，救了四村八乡。……如净琉璃，内现精金，以前妙心，履以成地！

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，大家还是十分激动。长时间来，全镇忍受着令人难堪的寂寞和无言的痛楚。河水消退了，码头干废了，听惯的行船号子也远远地消逝了。一种说不清的委屈在人们的心底泛起，渐渐化为愤怒。只是在这嗡嗡的讲古声里，有人才醒悟过来：老庙烧了，那口巨钟还在。岁月把雄伟的镇城墙一层层剥蚀，但还有完整的一截，余威犹存。大家似乎觉得：没有了那么多外地人来镇上搅闹，倒可以生活得更福气。儿子会更孝顺，女子会更贞洁。

河水无声地流淌着。窄窄的河道，水面上泛着苍白的颜色。一个个“古堡”似的老磨屋矗在河岸，渐渐有青藤攀上石基。大多数老磨屋沉默了，只有几个巨磨还在一天到晚地转动，发出“呜隆呜隆”的声响。牛蹄踏不到的地方，青苔越来越多了。看磨老人用木勺扣击着黑洞洞的磨眼，发出“啞啞”的声音。老磨缓缓转动，耐心地磨着时光。远处，那段高耸的镇

城墙与岸边的老磨屋久久对视，沉默无言。

外面的人似乎把洼狸镇给忘掉了。不知又过了多少年，才有人重新记起它来。当然，外面的人首先记起的还是那一截镇城墙。当时我们的土地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到处都是沸腾。人们完全有信心花上几年的时间，超过英国，赶上美国。外面的人就是在这时记起了镇城墙的，记起它的上面有好多砖。于是，一天清晨拥来一群人扒城取砖了。洼狸镇一下子呆住了，不少人激动得啊啊大叫。但扒城的人群手持一杆红旗，镇上人知道有些来头，就急急差人去喊四爷爷来。四爷爷当年不过三十出头，因为他在老赵门里辈分最高，所以人们也就这么喊。当时不巧他发疟疾，在炕上折腾了一天，实在没有力气爬起来。去的人是隔着窗户纸向四爷爷报告的。四爷爷听了，轻轻哼了一声，吩咐道：

“闲话没有，先去把领头那个人的腿砸断。”

镇上人抄起抓勾、扁担拥出了城门。拆城的人正在兴奋的时候，没想到一眨眼给围困起来。洼狸镇人挥起扁担就打。被打倒的人爬起来嚷：“讲不讲理？”举扁担的红着眼睛还一句：“鬼孙子，祖宗的城都敢扒，哪还有理！”说着扁担又从空中落下来。拆城的人被迫自卫，纷纷把手里的器具架在头上。有个打头！闷气憋了几十年，好哇，看家伙。洼狸镇人弓下身子，个个都机警地四下瞟着，猛然就平地跃起，挥起扁担，下手恶狠。拆城人慌了。正在这时突然传来凄惨的一声长喊，在场的人都不由得住手去看：原来是那个领头人的腿被打折了；一边正站立着一个镇上人，他嘴唇发青，颊肉微微抖动，头发一根根直立起来……明白了，这是恶手，不是唬人。洼狸镇大清早抖出了几辈子的凶气。拆城人不敢犹豫，抬起断腿的

人就逃散了。一截城墙就这样保住；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动乱不止，但仅仅丢失了三块半老砖。

城墙骄傲地屹立着。也许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撼它，除非是它根植的那片土地本身会抖动起来。老磨鸣隆鸣隆地转着，耐心地磨着时光。那像古堡一样矗立着的老磨屋，青藤已经从基石攀到了屋顶，又在石墙上织成一面网。又是很多年过去了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片土地真的抖动起来——那是一个凌晨，土地抖动着，把全镇人都从沉睡中摇醒。接着就是沉闷的一声钝响，镇城墙塌下了一个城垛。

全镇人被深深地震撼了，一颗颗心都揪得紧紧的。大家不约而同地去回想老庙烧毁的日子，三桅船搁浅的日子。这次又毁掉了一个城垛，但这次是土地抖动了啊。人们咝咝地吸着凉气，极力去寻找其中的原因。后来人们才惊讶地发现，土地抖动以前是有过先兆的，只是大家都忽略了，以至于落下了永久的遗憾：有人看见无数条花花绿绿的蛇向芦青河岸上爬去；一头大猪一夜劳作，令人吃惊地在栏里掘了一个宽阔的大洞；母鸡在院墙上排起一行，一齐呼叫；一齐行走，刺猬坐在院子当心，像老头一样咳个不停。这就是土地抖动之前动物的异常反应。但镇上人认为令人不安的“先兆”还远远不止这些。半年多来，更深一层的忧虑和惊诧，就在折磨着全镇的人了。那是更深一层的忧虑和惊诧啊。

那时候，一个谣传像蝙蝠一样在镇城墙上飞动。全镇人都慌慌地议论着刚听来的各种消息：又要重新分配土地了；工厂，还有那些粉丝作坊，都要转交到个人手中经营。老天，时光真的像老磨一样又转回去了？没人敢相信会是真的。可是不久报上也印了类似的意思，接上镇子开起了大会，号召分

地、把工厂和粉丝作坊转包到个人手里。洼狸镇惊呆了。有好多天，全镇没有一点声息，就像很久以前巨雷劈了老庙时的气氛一样。大人孩子都不说话，吃了晚饭互相盯几眼，赶紧上炕睡觉，连鸡狗鹅鸭也缄口不语。人们只在心里呼叫着：“洼狸镇哪，你这个背时倒运的镇哪，你还能走到哪里去啊？”……镇长和街道主任亲自领人丈量土地了，每丈量一块，就告诉大家一声：这叫责任田。后来剩下大大小小的工厂和粉丝作坊了。谁来承包呢？停了十几日，终于有人把那些工厂包下来。最后只剩下粉丝作坊了。再也没有人向它伸手。河岸上那一溜老磨屋神秘地沉默着，凶吉未卜。谁都明白：这些黑黝黝的破败的老磨屋简直就凝聚了洼狸镇的全部精气、全部晦气，活活连结着镇子的荣辱兴衰。谁敢踏进这阴暗潮湿、生满了青苔的“古堡”里，去充当它的主人呢？镇上人从来就把粉丝工业当成一个古怪行当。老磨屋、漏制粉丝的房子，都有难以言说的复杂和神秘。在粉丝生产过程中，水温、酵母、浆液、面糊……任何一个微小的关节出了毛病都会招致全局失败：淀粉突然不沉淀了！粉丝突然断成一截一截！……做粉丝的人跟这种情况叫“倒缸”。他们惊呼着：“倒缸了！倒缸了！”却常常束手无策。不知有多少老师傅最后背着人跳进了芦青河。有一个师傅被人救起，第二天他又把自己悬在老磨屋的梁上了。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当。如今该谁当老磨屋的主人呢？老隋家几辈子都做粉丝工业，由老隋家的人出头承包不是更合适一点吗？终于有人鼓动起隋抱朴来了，结果这个四十多岁的红脸汉子连连摇头。他盯着河岸上那一溜磨屋，呜呜哦哦地咕嘟着什么，满脸的慌蹙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老赵家的赵多多做出了惊人之举：出头